

WEIJIER ZAI SHISHI ZHONG
JIANLI DE
LUOMA ZHIXU

维吉尔在史诗中建立 的 罗马秩序

李明英◎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维吉尔在史诗中建立的罗马秩序

李明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吉尔在史诗中建立的罗马秩序 / 李明英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202-12766-7

I. ①维… II. ①李… III. ①史诗—诗歌研究—古罗马 IV. ①I54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32972 号

书 名 维吉尔在史诗中建立的罗马秩序

著 者 李明英

责任编辑 李成轩 沈鸿雁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付敬华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石家庄天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38 000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12766-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埃涅阿斯纪》

维吉尔为罗马帝国秩序铺设的奠基石

一部史诗承载一个时代。史诗《埃涅阿斯纪》中，诗人维吉尔念兹在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伟大罗马秩序。《埃涅阿斯纪》是罗马文学的奠基石，也是维吉尔为罗马帝国“秩序”铺设的奠基石，它立体地展现了特洛伊城毁灭之后埃涅阿斯带着自己族人流亡的历程，这个流亡的终结，就是伟大罗马帝国的诞生。

在诗人维吉尔笔下，特洛伊—罗马历史的延续有赖于核心人物埃涅阿斯，埃涅阿斯一行人的流亡历程实际上就是罗马帝国秩序逐步建立的过程。恢弘的史诗中，维吉尔对人与神、主与客、长与幼、爱情与婚姻四种类型人际关系做出了特殊表达，而这些人际关系的表达，恰好建立起罗马社会运行的秩序。鉴于维吉尔在文化史、史诗史上的地位，关注这位伟大诗人，研究视野应该始终关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信仰文化因素，尤其要关注作为罗马文化开创人的维吉尔与辉煌的古希腊文明的关联，与荷马等前代史诗诗人的联系。

史评维吉尔，常用一个颇为费解的概念，那就是把维吉尔当作“主观诗人”。仔细辨析这个概念之后，会发现它就是维吉尔创作的基本诗性特征，它也能为走进维吉尔的史诗提供一个路径。维吉尔尊重史诗文体的艺术需要，在情节设置和人物关系叙事上遵循必然性原则，而另一

面，维吉尔与读者、与史诗人物关系“亲密”，他的史诗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丰富的民族情感。

维吉尔的这种客观史诗中的“主观诗人”特征突出地表现于他在自己的史诗世界中对四种人际关系的“诗性表达”之中。

其中，“人神关系”的表达是诗人对神话传说的利用和改造，神灵在史诗中具有超级的影响力，神灵与英雄、与芸芸众生构成各种各样的“人神关系”。“主客关系”是史诗流亡主题的集中体现。主人与客人，这几乎是流亡者必定遭遇的一个命题，诗人对埃涅阿斯及其与异乡人之间主客关系的处置，诗人对良好主客关系的认定，旨在为罗马确立“风俗”。“长幼关系”分析老父亲安奇塞斯与儿子埃涅阿斯之间的深厚感情，同时，诗人笔下，荷马时代、后荷马时代的战争给和谐的长幼关系带来了各种变异。“爱情与婚姻关系”是史诗的一项重要表达类型。史诗中爱情与婚姻的关系、爱情与战争的关系充满悲剧式的惨烈，同时，埃涅阿斯离开狄多、杀死图尔努斯等情节中又有史诗诗人赋予的历史。

史诗毕竟是史诗，维吉尔所表达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史诗”性的表达，这样的一种文艺性追求自然而然地在表达中形成了独特的诗学，人际关系的诗性“表达”、人际关系的诗性呈现方式、人际关系的呈现与时代背景等等，都内在地形成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诗学”，而维吉尔在表达中所建立的独特诗学与史诗文体传统之间又有着深刻的联系。探讨史诗《埃涅阿斯纪》中这些具体呈现和个性化“表达”，可以发掘维吉尔在古希腊罗马史诗传统中的独特性、创造性。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为罗马文学划出一个独立时代，史诗回顾罗马秩序建立的艰辛历程，将英雄时代的史诗改造成城市文明背景下的史诗，史诗为时代而作，又超越时代。维吉尔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复活了史诗文体，完成了用“埃涅阿斯之诗”塑造罗马之秩序的文学伟业。

目 录

结论：《埃涅阿斯纪》传播与研究 / 1

第一章 主观诗人维吉尔 / 27

第一节 《埃涅阿斯纪》与被背叛的遗嘱 / 27

第二节 维吉尔：作为“主格”的诗人 / 35

第三节 维吉尔与奥古斯都时代 / 43

第四节 维吉尔的缪斯 / 52

第二章 人神关系及其表达 / 60

第一节 神的存在与影响 / 61

一、类别 / 61

二、影响 / 67

三、神与神的关系 / 73

第二节 眷顾、惩罚与无奈 / 78

一、眷顾 / 79

二、惩罚 / 85

三、无奈 / 90

第三节 敬神与渎神 / 96

一、敬神 / 96

二、渎神 / 102

第三章 主客关系及其表达 / 108

第一节 流亡的苦难 / 108

一、从主人到客人 / 109

二、从拉俄墨东到帕里斯 / 113

第二节 款待与驱逐 / 122

一、虔诚的力量 / 123

二、善意与款待 / 125

三、驱逐 / 129

第三节 漫长的返乡路 / 135

一、在迦太基 / 135

二、在拉丁姆 / 143

三、在帕兰特乌姆 / 146

第四章 长幼关系及其表达 / 152

第一节 信仰与权威 / 153

一、家神的信仰 / 153

二、父亲的权威 / 157

第二节 敬爱与冷淡 / 161

一、对父亲的敬爱 / 161

二、对母亲的冷淡 / 168

第三节 被损害的父爱 / 176

一、仁慈与欺骗 / 176

二、普利阿姆斯特的爱与悲 / 181

三、父爱与复仇 / 184

第四节 成长与死亡 / 190

一、阿斯卡纽斯的成长 / 190

二、英勇与死亡 / 195

三、母亲的恸哭 / 200

第五章 爱情与婚姻关系及其表达 / 205

第一节 安德洛玛刻的哀与荣 / 205

一、忠诚 / 206

二、剪不断的母爱 / 210

三、与海伦的一点比较 / 214

第二节 狄多的身份 / 217

一、家族的悲剧 / 218

二、作为王的狄多 / 221

第三节 埃涅阿斯与狄多 / 225

一、维纳斯的诡计 / 225

二、疯狂与理智 / 231

第四节 埃涅阿斯、图尔努斯与拉维尼亚 / 242

一、新娘拉维尼亚 / 243

二、虔诚与暴虐的较量 / 250

结 语 / 268

结论：《埃涅阿斯纪》传播与研究

一、背景

古罗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年10月15日～公元前19年9月21日）^①共有三大文类的创作：牧歌、农事诗和史诗。创作于公元前29～公元前19年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六音步诗体，十二卷）^②，既宏伟又精致，它奠定了维吉尔在西方诗学史及学术批评史上特殊的地位。关于这部史诗的相关研究非常深入、壮观，校勘、选本、注疏、义疏、翻译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惊人的，同时，各类研究之间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息过。作为西方史诗创作的一座巅峰，维吉尔的史诗创作不仅承继了历代史诗创作的优良传统，而且也规定了后世史诗（诗歌）创作的努力方向。“毫无疑问，过去两千年，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

① 罗马人的姓名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按顺序分别是个人的名、氏族的名（祖姓）、家族（父亲）的名，一般以氏族名称呼。维吉尔全称Publius Vergilius Maro，因为氏族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有两种拼读法，所以维吉尔名字常有两种写法，Vergilius和Virgilius。“ius”一般都省略。尽管有一些反对意见，但到公元5世纪，通行的写法是Virgil而不是Vergil。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直至近代，这一用法几乎未曾改变。人们常常将维吉尔的名字与少女（virgo; maiden）联系在一起，将维吉尔的身份想象成魔法师（magician; wizard）。现在，英语世界的研究者一般都会采纳“Virgil”写法，而很少写成“Vergil”。值得注意的是，在《农事诗》卷四行563，维吉尔的个人签名是“Vergilium”。

②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虽是文人史诗，未经曲折繁杂的编撰修订过程，但不管是拉丁文的各版本、还是英文的各版本，依然存在明显差别。因而，在版本上，仍然有许多不同意见。流行的洛布版本共9896行。

在西方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维吉尔史诗是一本持续打开的包罗万象的书，围绕着它逐步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维吉尔传统（Virgilian Tradition）。如此一个久远而深厚的学术文化背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影 响是多方面的。维吉尔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无论如何，维吉尔是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古典作家。尽管相关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近年来，新著仍然层出不穷，其中有不少研究者将维吉尔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可见，维吉尔问题还有很多可挖掘之处。

作为“拉丁诗人中的火炬手（torch-bearer）”^②，维吉尔几乎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诗人。那么，《埃涅阿斯纪》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史诗？维吉尔诗学主要有哪些内容，这些内容又是如何一步步地表现出来的呢？在《诗人和批评家读维吉尔》开头^③，论者斯彭斯（Sarah Spence）曾引用《埃涅阿斯纪》卷六行 697-702 来形容我们阅读维吉尔的难度：“……埃涅阿斯三次想用双臂搂抱他父亲的头颈，他的父亲的鬼影三次闪过他的手，不让他抱住，就像一阵轻风，又像一场梦似地飞去了。”^④

① Craig Kallendorf, *The Virgilian Tradition: Book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Read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IV, p.585. 引者按：这本书是一个集注版，收集了维吉尔研究专家 Craig Kallendorf 各类相关研究成果 14 余篇，很有参考价值，书内各篇论文之间不是连续的数字编码。

② J.W.Mackail, *Virgil and his meaning to the world of today*, eds. by George Depue Hadzsits and David Moore Robinson,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1963, p.4.

③ Sarah Spence, *Poets and Critics Read Vergil*,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xiii.

④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杨周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年，第 164 页。引者按：本书行文中，已经通行的专名一般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再变更。为了行文表述上的一致，神名、人名、地名等专名主要都是按照杨周翰译本。本书仅对个别的名称、术语略作调整，以便更符合汉语读者、研究者的习惯，如将杨周翰译本中的阿婆罗改作阿波罗、奥古士都改作奥古斯都等。另外，针对希腊译名与罗马译名的不统一，而有些人名、神名、地名等专名不仅见于《埃涅阿斯纪》，也见于《荷马史诗》《阿尔戈英雄纪》及其他诗人作品，比如 Jupiter（尤比特）、Zeus（宙斯）都是指最高天神，针对许多这类不一致的情况，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基本上按照杨周翰译本的译文，如埃涅阿斯、阿奇琉斯，采用杨周翰译本的译名，而不采用陈中梅译本的译名埃内阿斯、阿基琉斯或其他译本译名。对于少数出现在引文中的译名就保持原样，不做任何调整。另外，在论文附录中，会有一个简单的神名、人名译名对照附录。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本书中如无特别注明，维吉尔诗歌拉丁原文、英语译文依据的都是洛布丛中 Virgil 的两卷本，英文译者是 H. Rushton Fairclough，修订者是 G. P. Goold，出版时间是 2006 年。

论者安德森 (William S. Anderson) 以非常确凿、诚恳的口吻说,《埃涅阿斯纪》并不是为中小學生准备的,《埃涅阿斯纪》的读者对象应该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饱学之士^①。

一方面,“如果我们要讨论罗马史诗的特性,不借助于希腊史诗,几乎是不可能的”^②。荷马的史诗的确为维吉尔提供了一个可资利用的背景和场域,经由阿波罗尼俄斯和其他诗人,维吉尔也学到了许多来源于荷马的观念和方法。另一方面,“如果维吉尔仅仅是收集拼装,那么即使有过去所有这些杰作,也无济于事”^③。只要想一想在荷马之后 700 多年间都未曾出现与《荷马史诗》相匹敌的史诗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不可否认,维吉尔写作《埃涅阿斯纪》时,《荷马史诗》仍然被作为偶像来崇拜,《埃涅阿斯纪》有部分内容是在重写荷马曾写过的故事,但是,“维吉尔与荷马相匹敌的创作也很快地被接受了……罗马人肯定,维吉尔的史诗真正超过了荷马,这可能不仅仅是出于盲目的爱国主义”^④。“能理解世间万物本性的人,真是幸运啊”^⑤,维吉尔勤勉一生,追索万物本性,留下了这样一部巨著。维吉尔的这句感叹,指向的不仅是卢克莱修,也适用于评价维吉尔本人。维吉尔就像一个大魔法师^⑥。时

① William S. Anderson, *The Art of the Aeneid*,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9, pp.106-107.

② Catherine Bates,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Epi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2.

③ Edward Kennard Rand, *The Magic art of Virgil*,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29. 引者注:为纪念维吉尔诞辰 2000 周年, Rand 于 1930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6 日,在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做了六次讲演,这本研究专著就是在他所做的六次讲演基础上整理修订出版的。

④ 保罗·麦钱特:《史诗论》,金惠敏、张颖译,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3页。

⑤ 维吉尔:《农事诗》卷二行 490。参见 Virgil I, G.P.Gool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000, p.170。因为《农事诗》目前尚未出现中译本,所以,在本书中,凡是来源于《农事诗》的中文译文,都是主要根据洛布版本维吉尔卷的英文翻译、并参考洛布拉丁译文译出的。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⑥ 比如, Domenico Comparetti 写过一部关于维吉尔在中世纪的传播情况的专著 (*Vergil in the Middle Ages*), 他研究发现中世纪那不勒斯地区保存着许多关于维吉尔的民间传说,人们总是将维吉尔同魔法、护符以及超自然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隔 2000 余年，维吉尔及其史诗《埃涅阿斯纪》仍然有重要价值，并继续影响着诸多作家作品，维吉尔关心的绝不只是特洛亚、罗马，他并不缺乏对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深刻洞察，他所讨论的诸多关于人、关于世界的命题都是永恒的，他的名字、他的巨著也必将被后世一再提及、挂念。

二、《埃涅阿斯纪》在西方的传播与诗学研究概况

（一）《埃涅阿斯纪》传播与研究史的阶段

立足于古希腊罗马史诗传统，维吉尔揭示了罗马崛起、强大的深层机制，他没有徘徊在永无止境的战争和仇恨里，他奉行价值至上原则，为英雄寻找到了在历史中的真正位置，为罗马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埃涅阿斯纪》属于个人创作，更加纯粹，它没有经历《荷马史诗》那样繁杂的编撰修订过程。《埃涅阿斯纪》传播与研究史大致有这样几个标志性的阶段，各阶段呈现出的研究重心有所不同。

1. 早期维吉尔同时代诗人对《埃涅阿斯纪》的传播、引用和模仿

罗马人很早就开始对维吉尔及其史诗的关注和研究。当史诗还处于创作中时，维吉尔同时代的诗人普洛佩提乌斯（Sextus Propertius，约公元前 50~前 15 年）在《哀歌集》中赞叹道（公元前 25 年）：“维吉尔可以乐意地歌唱受福波斯庇护的 / 阿克提昂海岸和凯撒英勇的舰队， / 他现在正在唤醒特洛亚人埃涅阿斯的武器 / 和拉维尼亚海岸早已倾覆的城垣。 / 罗马作家们，希腊作家们，请你们让开， / 比伊利阿斯更辉煌的作品正在诞生。”^①普洛佩提乌斯非常有信心地预言了《埃涅阿斯纪》会成为不朽之作，他在自己的诗中也多次提到埃涅阿斯的故事^②。

贺拉斯与维吉尔同处一个文学团体，他折服于维吉尔史诗的气魄，他认为维吉尔没有辜负奥古斯都的赏识，维吉尔的史诗将使奥古斯都扬

^① 原文见普洛佩提乌斯：《哀歌集》第二卷第 34 首第 61~84 行。此处根据王焕生译文。参见普洛佩提乌斯：《哀歌集》，王焕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23 页。

^② 可以参见普洛佩提乌斯：《哀歌集》，王焕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51、351 页。

名于远近^①。奥维德经常重写维吉尔写过的题材，《变形记》涉及埃涅阿斯经历的是第13、14章，从题材、人物到艺术手法，奥维德对维吉尔史诗有许多借用。奥维德“可能是从古至今最能理解维吉尔史诗含义的读者，……而《变形记》与《埃涅阿斯纪》两者间的对话也是最持久的”^②。不过，在《爱经·女杰书简》卷三谈到男人是骗子时，奥维德列举了一份名单，埃涅阿斯的字赫然出现在了这份名单中^③。《爱经·女杰书简》中，奥维德写了一篇狄多致埃涅阿斯的文字^④。在表现爱情方面，奥维德几乎是维吉尔的反面，维吉尔是幸运的，奥维德是不幸的^⑤。凯基利乌斯（Quintus Caecilius Epirota）在公元前25年做过一个关于维吉尔的讲演，同时，他还将维吉尔作品用于教学活动中。斯塔提乌斯（Publius Papinius Statius，约公元45~96年）在《忒拜战纪》（卷十二行810~819）中表示自己遵从维吉尔的足迹，而不是要与《埃涅阿斯纪》一较高下。在《神曲》中，但丁别有深意地安排了斯塔提乌斯直接对维吉尔表达敬意，斯塔提乌斯说，正是由于维吉尔，他才成了诗人，“一千多位诗人的创作热情都是被这神圣的火焰点燃起来的；我说的就是《埃涅阿斯纪》，在作诗上，它对我来说是妈妈又是乳母：没有它，我连分量只有一德拉玛的东西都写不出来。假若我能在维吉尔在世时活在人间的话，我情愿为此比规定的期限多留一年再结束我的流放”^⑥。

① 贺拉斯：《诗话——上奥古斯都书》，参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一卷），缪灵珠译；章安祺编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2页。还可以参看贺拉斯的《讽刺诗》（Satires）中关于维吉尔的一些评论。贺拉斯与维吉尔私交应该不深。

② Karl Galinsky, *Augustan culture: an interpretive introduc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62.

③ 奥维德：《爱经·女杰书简》，戴望舒、南星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71页。

④ 奥维德：《爱经·女杰书简》，戴望舒、南星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83~195页。

⑤ Richard F. Thomas, *Virgil and the Augustan Recep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7.

⑥ 但丁：《神曲：炼狱篇》，田德望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74页。引者按：德拉玛，一种计量单位，一德拉玛约合四克，这里指分量极小。

2. 从罗马帝国早期到公元4、5世纪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公元35~约95年）尤其注重的是维吉尔作品的情感价值。“一个值得称赞的现在流行的习惯是首先从读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开始，虽然理解他们的作品的价值需要有更成熟的判断力，但是要获得判断力，时间是充裕的，因为这些作品不是只读一次，而是要反复地读。与此同时，要以英雄史诗的崇高精神激发学生的思想，用它的主题的庄严伟大鼓舞学生，在学生的头脑里灌注最高尚的情感。”^①昆体良多次引用维吉尔的诗句来说明相关修辞的本质，选用《埃涅阿斯纪》中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省略、什么是反讽，讲解有多少种方法可以表示赞同或不赞同等。

传记大家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0年）曾对维吉尔和品达进行过较深入的比较研究。马希尔（Martial，约公元40~104年）在《讽刺诗》中多次直呼维吉尔名字，引用他的诗句。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公元69/75~130年）的《罗马十二帝王传》出版于公元120年，其中有一篇是关于诗人维吉尔的传记。这篇传记后来广为流传，被许多研究者提及^②。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公元55~120年）作品系列中的《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写于公元81年，文中有很大篇幅谈的是维吉尔，《历史》这本书中也不止一次征引过维吉尔的诗句。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公元62~约113年）高度评价过维吉尔。革利乌斯（Aulus Gellius，约公元125/130~180年）在《阿提卡之夜》中比较《埃涅阿斯纪》与荷马的对应诗句之后表达了不同意见：“维吉尔未能写出与荷马的诗相等、与荷马的诗类似的诗，因为荷马的诗显然要质朴、自然得多，而维吉尔的诗则较为时兴，并且似乎是用某种混合物润色的。”^③马塞里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公元330~393年）被誉为最后一位杰出的拉丁语古典学家，他引用过维吉尔的语段之多令人吃惊。在

① 昆体良：《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任钟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② 参见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368~375页。

③ 转引自王焕生：《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第288页。

《维吉尔传记》(Vita Vergilii)，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将维吉尔作为修辞学方面的大师，他认为只有认真研究其修辞才能体悟到维吉尔的成就^①。塞尔维乌斯(Maurus Servius Honoratus)的注疏写于4世纪末、5世纪初，他将史诗定义为英雄体(同时写神界和人界的事情)。“塞尔维乌斯的维吉尔作品注疏”，其本身学术性不强，但在整个中世纪，经常被复制、摘录^②。多纳图斯(Tiberius Claudius Donatus)逐行对维吉尔诗歌进行了注释，他的注释现存版本共有1262页，他为史诗每卷都写了约100页篇幅的注释。他本身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他采取的是文学路径的意译。他最感兴趣的是埃涅阿斯的性格。在多纳图斯看来，维吉尔对埃涅阿斯和奥古斯都的赞美很多时候是隐藏着的，只有那些学识渊博的读者才能发现，而普通读者通常理解不了。他认为维吉尔在史诗中已经就埃涅阿斯可能受到的指责做了充分辩护^③。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 Ambrosius Theodosius)遵循的是一条更加细致的路径。他特别指出了维吉尔在希腊文化和拉丁文化方面的修养，列举了维吉尔从荷马及荷马之后的希腊诗人，从奈维乌斯(Gnaeus Naevius，生于公元前270年左右)、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公元前239~公元前169年)及其他早期拉丁诗人那里借用、化用相关词组、诗行甚至整个段落的情况。他惊叹于维吉尔知识的广博和精深^④。马克罗比乌斯开辟的这种语

① W.A.Camps: An Introduction to Vergil's Aenei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115~120. 引者按：这本书是一个带有导读性质的研究专著，正文共十一章，正文之后有五个附录，其中第一个附录，第111~120页，名为“文本，马克罗比乌斯、塞尔维乌斯及多纳图斯的诗人传记(the Text, Macrobius and Servius, Donatus's Life of the Poet)。

② David Scott Wilson-Okamura, Virgil in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31.

③ 转引自 Raymond J.Starr, An Epic of Praise: Tiberius Claudius Donatus and Vergil's "Aeneid", Classical Antiquity, Vol.11, No.1 (Apr., 1992), pp.160~164.

④ Macrobius: The Saturnalia,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Percival Vaughan Davies,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引者按：纪念农事神萨图恩的萨图恩节，是古希腊罗马世界里几个重要的节日之一。节日期间，人们相互之间的角色可以互换，某些行为可以被特许。参见 Robert Parker, On Greek Relig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11. 至于作者马克罗比乌斯为什么选择“会叙”形式围绕维吉尔作品进行广泛讨论这一点，可以参见王焕生：《古罗马文学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497~500页。

文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路数，为后世遵从。后世学界中有无数的语文学家和校勘学家年复一年地对这部史诗进行研究。

3. 在中世纪，维吉尔受到了特别的重视

包括《埃涅阿斯纪》在内的拉丁史诗，是中世纪文化和教育课本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整个中世纪维吉尔都被视为诗歌中一切魅力的化身”^①，早在哈德良时代（公元76~138年），人们就用维吉尔的名字来占卜。公元324年，康斯坦丁大帝引用《牧歌》第四首为自己的新信仰正名。在《西方古典学术史》中，桑兹深情地说道：“中古时期最受欢迎的是维吉尔。”^②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人认为维吉尔是一个潜在的基督徒，维吉尔的诗歌充满了预言，可以进行各种寓意性的解释^③。人们甚至把维吉尔想象成一个具有超能力的先知、神学家、巫师^④。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在中世纪被当作占卜的圣书，并由此衍生出“维吉尔卦”^⑤。维吉尔温柔、富有同情心的诗歌气质，以及劳动、虔诚和命运等观念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基督教思想^⑥。这时期基督教作家与维吉尔的关系非常密切。奥古斯丁从小就开始阅读维吉尔，他对拉丁文学的兴趣就是从维吉尔开始的。读到史诗卷四457行时，奥古斯丁不禁动容，因为女王狄多失恋自尽而悲痛流泪。总体上，奥古斯丁对维吉尔持赞同立场^⑦。尽管他声称要远离“这种荒诞不经的文字”^⑧，但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还是多次直接或间接引用了维吉尔，他的经典之作《上帝之城》就

① 福勒：《罗马文学史》，黄公夏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129页。

② 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下册），张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1页。

③ 杨慧林、黄晋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86页。

④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可参见 Edward Kennard Rand, *The Magic art of Virgil*, Cambridge and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1, p.9.

⑤ 参见 Helen M. Loane, *The Sortes Vergilianae*, *The Classical Weekly*, vol.21 (1928), pp.185-189.

⑥ T.S.Eliot, *Vergil and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Sewanee Review*, Vol. 61, No. 1 (Winter, 1953), p.1 & p.6.

⑦ 参见 Joseph Farrell and Michael C.J.Putnam, eds., *A Companion to Vergil's Aeneid and its Tradition*, New Jersey: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0, p.440.

⑧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6~17页。

是以《埃涅阿斯纪》来开头。维吉尔是奥古斯丁精神世界中有机的一部分。另外，一些语法学家，比如语法学鼻祖普里兴（Priscian）对《埃涅阿斯纪》的分析也值得关注^①。“在中世纪，人们想要预见未来，就向味吉尔（维吉尔）请教。”^②《埃涅阿斯纪》在中世纪曾出现过许多改写本，可惜艺术性都不高，流传不广。比如，经由维吉尔记载的埃涅阿斯和狄多的故事一再成为后世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绘画、歌剧）灵感的来源。直到20世纪，布罗茨基（1940~1996）还根据这个故事创作了诗歌《狄多和埃涅阿斯》。

4. 文艺复兴时期

从但丁开始，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诗人和批评家都极力推崇维吉尔。在但丁笔下，“导师”维吉尔很有神秘性和威慑力。“但丁……他所引证的古典文献，曾经有人辑录和分类，以下的清单略可显示所引各家的次数：拉丁通行本圣经（500+）、亚里士多德（300+）、维吉尔（约200）、奥维德（约100）、西塞罗（约50）。”^③《神曲》中涉及《埃涅阿斯纪》前六卷内容的有111次，涉及后六卷内容有72次^④。维吉尔的智慧和同情心，以及他关于意大利未来将更加辉煌的说法，都鼓舞了但丁。因而，维吉尔史诗中很多人物（埃涅阿斯、狄多、图尔努斯、拉维尼亚等）都出现在了《神曲》中。大约在12世纪，特别是在那不勒斯海湾，关于维吉尔的种种神秘传说泛滥开来，人们将维吉尔当作一个有法力的魔术师。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爱好古典文化，他曾刻苦钻研过维吉尔，并仿照《埃涅阿斯纪》用拉丁语创作史诗《阿非利加》（最后没有完成），他给罗马统帅西庇阿的修饰语是“虔诚的”，给迦太基

① 关于维吉尔在中世纪的形象，参看 Domenico Comparetti, *Vergil in the Middle Age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Jan M. Ziolkowski*,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页。

③ 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第一卷（下册），张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74页。另外，有数字统计但丁共引用维吉尔200多次，参见 Craig Kallendorf, *The Virgilian Tradition: Book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Reading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2007, IV, p.585.

④ 参见 David Scott Wilson-Okamura, *Lavinia and Beatri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Aeneid" in the Middle Ages*, *Dante Studies*, with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Dante Society, No.119 (2001), pp.103-124.